

■节气

秋听

□省交通运输厅 张建康

“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
时复往来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
——《牧童·卢肇》

当我还是孩童时，父亲教此诗，知道了“秋听”一词。他问我：在秋天能听到什么？答：有蟋蟀的叫声。父亲说，不，秋天的声音很丰富，不光是虫鸣，其他的秋听在城里是听不到的。

在农村插队时，秋日里，看见牧童卧牛背上踩着夕阳归，突然想起这首诗，想静心听秋，验证古诗所写是否真实。

我不能学牧童横眠牛背上，日暮收工后，独自坐在田埂上听秋。田野裸露秋色，四处静寂，能听到夏播大豆成熟后的摇铃声，沉甸甸的豆荚自动炸开，迫不及待地袒露成熟，发出自豪的“哗剥”声。尚未收割的稻穗与稻叶在风中摩挲，飒飒作响，窃窃碎语，争报丰收喜讯。“西风吹雁叫云端”，一行南归大雁飞过，雁鸣金秋，似乎给同伴们打气：快到目的地了，坚持住！“白鹭下秋水，孤飞如坠霜”，飞姿轻盈若雪的白鹭真会寻找自己的“餐桌”，飞降在刚割完的一片稻田里，寻找掉落在田里的谷粒和被暴露的小虫，边吃偶而发出“呱一呱一”叫声，想必吃得满意。细听，还能听到泥鳅钻洞时冒出“扑扑扑”气泡破裂声……

月辉流溢的夜晚，我坐床静心敛气听秋。先是秋风吹拂声，屋后竹叶瑟瑟作响，细声碎语向秋风发问：你能让其他树叶染色，却不能让我的青翠改色。接着秋虫上场，划破夜晚的静寂，冲淡独居孤寂。自带音箱鸣奏“瞿瞿瞿”小夜曲的乡野歌手蟋蟀，它的声音可是从“十月蟋蟀，入我床”的《诗经》一直吟唱至当代人的耳边。聒噪一季的蝉声已杳，秋蝉声苦，失去“居高声自远，非是籍秋风”的自信，只是间隔发出极不情愿“谢幕”的“叽……”叹息声。蛙鼓轻鸣，夏日里“听取蛙声一片”，此时也息鼓休息，偶而叹息几声。“咕咕一咕咕一”远处传来斑鸠呼唤同伴的声音，可能迷路回不到鸟巢。听到屋后蛇在落叶上窸窣窣窣爬行的声音，奋力捕食为冬眠作准备。虫声唧唧如催眠曲，正要入眠，忽闻蛐蛐“咕嘎”叫，是从窗台上发出的，悠长缠绵的鸣叫，着实让我有些心烦。这傻虫到窗上来干嘛？肚子饿了该到田地去寻找食物。想到

家里有毛豆，起床拿了一枝从窗缝里塞给它，果然不叫了。早上起床，开窗一看，毛豆吃了，蛐蛐不见了。忘恩负义的家伙，不鸣谢一声就走！

秋意在秋虫鸣叫声中渐渐加浓加深，气温一天比一天清冷。一日晚，上床后正逢秋雨降临，拥衾聆听窗外雨声。秋雨的声响与春雨、夏雨不同。春雨如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毛毛细雨如猫的脚步，只到清晨才会见到她莅临的足迹。夏雨出场阵容豪华，先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安民告示，接着是“千杖敲镗羯鼓催”再次警示，后是“急雨遂作盆盎倾”，展示实力。春雨声音柔和，如不胜娇羞的少女，夏雨声音野性，如血气方刚的中年男子。而淅淅沥沥、嘈嘈切切的秋雨，如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啜啜哭泣、嚤嚤诉说心中委屈，甚至会断断续续地泣诉几天几夜，没完没了。想必雨点敲碎古代诗人安谧心境。对湿漉漉的缠绵，陆游道出了“漫道秋来雨，那无一日晴”的埋怨。雨停了，但屋檐的滴答声还止不住，韩邦靖发出“滴阶响共蛩鸣切”的感叹。苏辙对雨丝霏霏的秋雨感冒招嫌，“一雨一凉秋向晚，禾田已熟畏秋霖”。雨后，平日舒缓柔顺、低吟浅唱的溪水变得飞湍奔流，发出急喘叹息之声：山区缺水，本想为解决人畜用水与农作物生长作些贡献，却让我们白白流走，生不逢时啊！

经历一番秋听，验证了古诗不谬，父亲的话也是真言。如果把一年天籁之音按季分为四个乐章，秋声是最迷耳的华彩乐章。“乐器”多种，音色多样，音调多变，音质纯真，演奏风格各异，秋听饱耳福。

在秋声大合唱中，似乎传来古代诗人秋听的吟诵声。李清照听了沾满秋雨梧桐叶飘落的倾诉声，将悲秋流入“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里；刘禹锡听了云端高亢的鹤声，将喜秋濡入“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上碧霄”中。无论是喜是悲还是悲喜交集，均由心情各异所致，只要“谁人得似牧童心”，秋听后能吟诵出胸中奔涌的真情实感，予人美感，“何愁南北不知音”呢？

■城市

地铁里的中年人

□李路平

从地铁一号线下来，在火车站换乘二号线去培训地，看见他的背影。想过去打个招呼，还没走上两步，就发觉并非认识的人。

轻快的脚步瞬间就慢了下来。车还没来，并不急着过去和他并排站在一起，相比于时不时转头过去，从后面尽情打量，似乎没有那么冒犯。

他真的很像一个同事，穿正式着装，西裤和细条纹衬衫，脚下是皮鞋，头发三七开带着自然卷，戴眼镜，大脸庞。这些特征都符合。走近了才发现，他的身形要矮壮一些，肤色更为黝黑，同事个子更高，皮肤白净。他有着和同事几乎一模一样的唇形，笑起来也差不多吧。

只是他眉头紧锁，看着手机屏幕，并没有被上面的内容逗笑。其实不用走上前就能看见，他比同事更油腻，三七开的发型暴露了一切，头发稀疏，已经有了谢顶的迹象。

他背着帆布包，斜挎一个摄影包，隔挡玻璃前还放有一个塑料袋，细看是七八个大青芒。一定是提累了，他不时甩一甩拿着手机的手，手机时不时换到另一个手上。他很少抬头，抬头只是为了看还有多久列车进站，偶尔才会瞥下周围。他的皮鞋很旧了，泛着微弱暗哑的光，鞋面已经被脚撑得很大。

除了玩手机，他就垂着头，好像也要放松一下脖颈。但更像是有心事。他低头站在那里的样子，两腿张开，双手十指相扣自然放在身前，犹如默哀。他也许能从隔挡玻璃上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许距离太近了，看不真切。

列车终于进站了，距离的优势，让他很快进到车厢，并在车门处找到位子坐下来。可能他真的太累了，坐下来后，青芒被推进了座位底下，他把背包从背后转移到了胸前抱着，然后把头抵在背包上，摄影包仍是斜挎，包上有个口袋豁着口，拉链不知道何时掉了。

从他的行头看，应该是刚出差回来，背包里的是日用行李，摄影包是他的额外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必须身兼数职，懂各种器械，一个掰成几个用，各个岗位都要顶上，美其名曰锻炼综合能力。

很大可能是，他在公职单位任职，被这样的工作折磨得疲惫不堪。他或许只想安静地做一件事，兢兢业业将它做得更好，但并没有哪个岗位如此单纯，允许他不厌其烦地做下去。他也许想到了辞职，不做了，另外找个随心所欲的工作。但哪里才有随心所欲的工作呢？况且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在商场或流水线上，属于两个人的亲密时间都没有，为了这个家，各自奔忙。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再苦再累都要忍住，身心的疲累，留给与己无关的陌生人就好。

大青芒至少有五六斤重，或许是从出差地带回来的。每次出差，他都会带回一些小东西，纪念品或衣食之物，抚慰家人。这早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习惯，每个出差的男人必不可少。这些青芒是他的爱意与温暖，也是他妥协的证明。

列车轰然向前，他忽然抬起头，看看前面。他或许刚做了个梦，梦见他坐过站了，惊醒过来才发现并非如此。他摸索着从裤袋里掏出手机，是最普通的那种，屏幕上的贴膜已经破碎，边角缺了不少。有几条未读信息，都是群消息，他浏览了一下就熄屏放入口袋。他不再将头抵在背包上，眼睛无神地向前睁着，看来快到站了。

我最初站在他的身后，与他一同等候二号线的车，然后又站在他面前，装作若无其事的左右观望，最后游离其中。他下车后很久，我才缓过神来，急切地想要记起那个站点，苦求不得，也许就是我回家的那个吧。

（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诗艺

夜色下的礼物（外二首）

□刘莎莎

趁着夜色寂静
我空出双手给你
那些冲动的凌晨
山脚的凉风
总要有人记得吧
今晚 月芽儿又把深空勾破
是该捞起湖里的影子了
我会对我的留连负责
从时间的缝隙里
挤出蜜浆来 慰藉一只赶路的蜂

窗外已经安定 战火已歇
星芒陈列
而最亮的一颗 早被我取下收进礼盒
我们的灯暖着 渐渐把星光酿熟
谁先喝下 谁的脸颊就先泛红
子时的街道无人清醒

解开蝴蝶结吧 让我们游荡
如同新鲜的礼物
迸出香气

暖

季节冰凉
我们用温热的话语相互维系
我躲进一个慈和的屋檐
于是风吹到别个城市
我舒了一口长气 把你从口袋掏出来
安心 还散着热气
最后一只大雁已飞走
我要捧着 你 护送到南方
一路上 你的笑声叮叮作响

你一吹气 樱花就掉落成毯
旅途稍远 惊怕受凉
富士山飘雪 也不自觉收紧手掌
我急于捂住你的视线
像盖上了冬天的盖子
等春天到来
草地变软 我的手心翻腾流淌
一打开盖子
热气就迫切冒到我的唇边：
“请把我一饮而尽”

湖泊

我不敢和你对视
当锋利的时间将你雕刻

我就躲在花蕊上
细细偷取一些彩色的粉末
夹在花瓣里也好 吞咽也好
我会把背影当成一次交谈

浓烈的落日从偷窥者身旁
呼啸而过
任何人都没有再感到悲伤
因为我的身前伫有湖泊
它的安祥将我淹没

不要归去
不要遗忘
就在这里 陪他站成四季
变成他
就好像终于拥有了他